

吳瞻泰《杜詩提要》之沈鬱頓挫論

陳美朱*

提 要

歷來論杜者普遍以「沈鬱頓挫」代稱杜詩風格，清初吳瞻泰《杜詩提要》一書，則是明確以「沈鬱者，意也；頓挫者，法也。」來界定「沈鬱頓挫」的內容，並結合詩法、史法與文法的各種名目，運用評點的形式，對杜詩的章法結構作具體深入的分析，藉以探求杜詩「沈鬱」之意，避免膚詞讚美或穿鑿附會之弊。本文除了探討吳瞻泰所論的「頓挫」詩法外，吳瞻泰如何藉由「頓挫」的詩法來掌握杜詩「沈鬱」之意？「詩法」與「詩意」之間如何會通？是本文擬析論的重點所在。再者，倘若說詩「穿鑿」是連注杜名家都在所難免之病，吳瞻泰的說詩方式，何以較其他捨法而專言詩者，更能避免附會穿鑿之弊？其說詩又有何不足之處？透過吳瞻泰所揭示的「即法通意」、「按法詩得」的徑路，吾人不僅得以掌握杜詩的精髓、要義，亦可得見清初多元化的杜詩研究之一端。

關鍵詞：吳瞻泰、沈鬱頓挫、杜詩、詩法、穿鑿

The Chényù-Dùncuò (Profound and Forceful) Theory in Zhan-Tai Wu's

* 台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Preface to Du Fu's Poetry

Chen Mei-Chu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Scholars of all the past generations generally identify the style of Du Fu's poetry as *chényù-dùncuò* (profound and forceful).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 Zhan-Tai Wu's *Preface to Du Fu's Poetry* defined *chényù-dùncuò* (profound and forceful) as "The meaning of the poem lies profoundly; so does the forceful prosody." Furthermore, presentations of ideas in Du Fu's poetry are concretely and deeply analyzed by combining different items such as poetics, grammar, and application of rating methods. By way of searching the meaning of *chényù* (profound), fraudulent practices of superficial compliments or strained interpretations and farfetched analogies are avoidable.

This study does not only scrutinize Zhan-Tai Wu's theory of *dùncuò* (forceful), but also how Zhan-Tai Wu applied it to figure out the meaning of *chényù* (profound) in Du Fu's poetry. How to make a bridge between poetic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poem is the focus of analyses in this study. Moreover, on condition that even academics were unable to avoid these strained interpretations and farfetched analogies; then how did Zhan-Tai Wu prevent these fraudulent practices? Was there any flaw in the poetry? Through Wu's revelation of understanding poetry by means of poetics, the substance of Du Fu's poetry was no longer incomprehensible, but it has become perceivable that the research of Du Fu's poetry of early Qing period possesses diverse aspects.

Keywords: Zhan-Tai Wu, *Preface to Du-Fu's Poetry*, *Chényù-Dùncuò* (Profound and Forceful), Du-Fu's Poems, Poetics

吳瞻泰《杜詩提要》之沈鬱頓挫論

陳美朱

前言

「沈鬱頓挫」一詞，見於杜甫〈進鵬賦表〉：「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¹原本杜甫用以自言筆下的辭賦構思深沈，音情抑揚頓挫，可以上追漢代揚雄、枚皋等賦家。爾後經嚴羽（?-?）與高棅（1350-1423）先後以「沈鬱」概括杜詩的特色後²，歷來論杜者也普遍以「沈鬱頓挫」作為杜詩專屬的風格代稱³。然而，「沈鬱」與「頓挫」分別具有什麼涵意？彼此如何作用、影響？歷來說詩者，如嚴羽與高棅僅言「沈鬱」二字，或者如屠隆與賀孫貽以之概論杜詩特色⁴，皆有語焉不詳之失。大陸學者周興陸指出：「明、清杜詩研究中能自覺地去界定『沈鬱頓挫』，還得首推吳瞻泰。」⁵

吳瞻泰（?-?），字東巖，號艮齋，歙縣（今屬安徽）人，順、康年間諸生，評選《杜詩提要》14卷，共選詩477首。其論杜詩，除明確以「沈鬱者，意也；頓挫

¹ 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24，頁2172。

² 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詩評》（台北：里仁書局，1983年）：「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沈鬱」，頁168；高棅《唐詩品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前之〈總序〉云：「開元天寶間，則有……杜工部之沈鬱。」

³ 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指出：「儘管自宋至清，歷代學習杜詩的詩人不在少數，但沒有一個人能重現這種風格，……人們一提到『沈鬱頓挫』就必然想起杜詩，可見這已經被公認是屬於杜甫個人的。」頁272。

⁴ 如明人屠隆《由拳集》（台北：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卷23〈與友人論詩文〉云：「（杜詩）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得之悲壯瑰麗、沈鬱頓挫。」頁8。清初賀孫貽《詩筏》（收錄於《清詩話續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亦云：「子美詩中沈鬱頓挫，皆出於屈、宋，而助以漢、魏、六朝詩賦之波瀾。」頁174。

⁵ 氏著〈吳瞻泰《杜詩提要》研究〉，《杜甫研究學刊》2003年第1期，頁54。

者，法也」⁶來界定「沈鬱頓挫」的意涵，並結合詩法、史法、文法中的各種名目，運用評點的形式，對杜詩的章法結構作具體深入的分析，冀使學者能「即法以通其意」、「按法而詩得」⁷，藉以領會杜詩沈鬱之意，避免膚詞讚美或穿鑿附會之弊。然而，《四庫全書存目》並未著錄《杜詩提要》一書，加以清代較為通行的杜詩評注本，如仇兆鰲（1638-1717）《杜詩詳註》、浦起龍（1679-1761 後）《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詮》卷前所附的〈發凡〉或〈凡例〉，也都未提及本書，甚而有將吳瞻泰說詩內容轉嫁至他人身上者⁸。學界目前對《杜詩提要》的研究，也多偏重於吳瞻泰所論的各種詩法名目⁹，相對的忽略其對杜詩詩意的說解及對杜甫性情胸襟的闡發，連帶的，也就無法全面掌握吳瞻泰的詩論要旨，理解其就詩論詩、無穿鑿附會的特長。故本文除了探討吳瞻泰所論的「頓挫」詩法外，如何藉由「頓挫」的詩法以掌握杜詩「沈鬱」之意？「詩法」與「詩意」之間如何會通？是本文擬析論的重點。再者，倘若說詩「穿鑿」是連注杜名家都在所難免之病¹⁰，吳瞻泰「按法而詩得」的說詩方式，何以較其他捨法而專言詩者，更能避免附會穿鑿之弊？其說詩又有何不足之處？透過吳瞻泰所揭示的「即法通意」、「按法詩得」的徑路，吾人不僅得以掌握杜詩的精髓、要義，亦可得見清初杜詩多元化研究之一端。

⁶ 氏著《杜詩提要》卷前〈評杜詩略例〉。

⁷ 羅挺〈杜詩提要後序〉，收錄於《杜詩提要》（台北：大通書局，1974 年）書後。

⁸ 仇兆鰲《杜詩詳註》卷 15〈上白帝城〉詩後評，頁 1273，以及卷 22〈公安縣懷古〉後評，頁 1930，所引用黃生所言內容，實則原出於吳瞻泰《杜詩提要》卷 9 頁 11；卷 10 頁 20-21。對照黃生《杜詩說》（收於《四庫全書存目》集部第 5 冊，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 年）卷 12〈上白帝城〉，頁 25，及卷 12〈公安縣懷古〉，頁 37，皆明言其說解內容出自「吳東巖曰」，故知仇注乃將吳瞻泰所言轉嫁為黃生的論點。

⁹ 筆者檢索國內期刊，尚未得見以吳瞻泰或《杜詩提要》為題或關鍵詞的單篇論文；學位論文中，蔡志超《清代杜詩創作理論研究——以古文筆法的考察為限》（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92 學年博士論文）；徐國能《歷代杜詩學詩法論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90 學年博士論文），雖有專章探討吳瞻泰，但明顯以「詩法」、「筆法」為問題核心；至於大陸學界，周興陸〈吳瞻泰《杜詩提要》研究〉（《杜甫研究學刊》2003.3）一文，也以吳氏所論之「杜詩章法」為重點。

¹⁰ 孫微《清代杜詩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04 年）第一章第三節第二小節，論及「穿鑿與反穿鑿的辯證」中，指出：「不管注杜者如何想避免穿鑿，而事實上，每個注杜者總會不自覺地犯下這樣或那樣的穿鑿的錯誤，即使那些注杜名家也在所難免。」頁 53。

一、吳瞻泰「頓挫者，法也」的說詩要旨

吳瞻泰於《杜詩提要》卷前之〈自序〉與〈評杜詩略例〉中，屢言其選杜詩以教子弟，之所以「求其法而已矣」、「一以論法爲歸」，是基於「不得其法之所在，則子美之詩，多有不能釋者，其旨亦因之而愈晦」、「不得其法而意亦晦」的體會，加以「子美作詩之本，不可學者也；子美作詩之法，可學者也。」吳瞻泰遂深入剔抉杜詩之章法、句法、字法，使學者能執要以求，並與左氏、馬、班之史法相證，以見杜甫「詩史」之目，不獨善陳時事而已，更在於「其詩法亦莫非史也」。

然而，揭示杜詩詩法使讀者有從入之門，固然是吳瞻泰著《杜詩提要》之苦心孤詣¹¹，但審清「詩法」的最終目的，還是在於幫助學者領會詩意，誠如書末所附羅挺〈後序〉，謂吳瞻泰《杜詩提要》一書大旨在「示學者即法以通其意」，使讀者能「按法而詩得焉」，對照吳瞻泰以下所言：

論詩者，須會通其詩意，然後可得詩法，亦必審清詩法，然後可領詩意。¹²

苟不得少陵悲秋之故與夫長篇之法，動擬 秋興 ，以為善學柳下惠，吾不敢也，吾不能也。¹³

筆者在研閱《杜詩提要》後，也留意到本書非僅止於論「法」而已，其結合「法」與「意」來推衍、發揮者，實不在少數，如云：「意極淒楚而法極細密」¹⁴、「篇法以重敘一層見波瀾，詩意以重敘一層見苦調」¹⁵、「立旨甚深而章法甚奇」¹⁶、「於詩人爲胸襟，於詩法爲起伏。無起伏，則局平而邊幅狹；無胸襟，則景多而寄興少。持此以觀杜，迎刃而解矣。」¹⁷以上所言，皆不外乎「法」與「意」的範疇，至其

¹¹ 吳瞻泰於〈偶題〉詩後評道：「少陵一生得力於法，故詩中屢言之，至此篇盡洩其秘。讀書能會此篇之大旨，則余所注《提要》之苦心，亦可稍白矣。」《杜詩提要》卷 13，頁 29。

¹² 同上註卷 12，頁 18。

¹³ 同上註〈秋興〉八首之八後評，卷 12，頁 11。

¹⁴ 《杜詩提要》卷 12〈暮歸〉後評，頁 20。

¹⁵ 同上註卷 13〈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後評，頁 17。

¹⁶ 同上註卷 8〈琴台〉後評，頁 5。

¹⁷ 同上註卷 1〈三川觀水漲二十三韻〉後評，頁 20。

論杜詩之沈鬱頓挫，所謂「沈鬱者，意也；頓挫者，法也」，更是結合「法」與「意」來進行說解。有鑒於此，以下遂先就其「頓挫者，法也」的說詩要旨深入闡析。

吳瞻泰論「頓挫」一詞，多與「起伏」、「抑揚」、「波瀾」合言，如評〈哀王孫〉云：「篇中『王孫』字凡四見，須看其或隱或露，無限起伏頓挫，如生龍活虎。」¹⁸評〈將曉〉云：「八句中起伏頓挫，曲曲折折，大開大闔之文也。」¹⁹又如以「抑揚頓挫，一波三折」論〈奉贈韋左丞相廿二韻〉²⁰，以「通首無一直筆，抑揚頓挫，得蘇、李之神」²¹評〈贈衛八處士〉；其他如評〈奉贈王中允維〉云：「一篇波瀾頓挫，全用曲筆」²²；評〈耳聾〉詩云：「八句詩，前後幾番層折，幾番頓挫」²³。可見吳瞻泰所謂的「頓挫」，強調的是詩歌應有起伏、曲折，不可平鋪直敘，言盡意止，尤其是長詩，其妙處「全在能換筆也。不能換筆，則無起伏；無起伏，則俗云死龍死鳳，不如活雞活蛇也。」²⁴既然「起伏頓挫」的章法結構是詩作通體俱靈的關鍵，在實際創作時，要如何安章頓句，才能使詩作具有抑揚變化、頓挫起伏的效果呢？吳瞻泰「詩惡排序而貴錯綜」的主張，為上述問題提供了參考解答，其云：

其勢合者必割之使分，聯者必散之使斷；或參之議論以疏其勢，或假之景物以離其群。要在於平坡千里中，忽然奇峰聳起，嶺已斷而雲聯，徑纔分而路合，如此則變化在手，頭緒不棼。²⁵

合者分之，斷者聯之，或加入議論，或借景抒情，都是使詩歌擺脫平直呆板，具有頓挫變化的要訣。以下略舉吳瞻泰評點杜詩之例，以概見其以「頓挫」之詩法說詩的樣貌。

以「勢合者必割之使分」而言，〈新安吏〉自「縣小更無丁」以下一段，是由

¹⁸ 同上註卷 5，頁 14。

¹⁹ 同上註卷 9，頁 8。

²⁰ 同上註卷 1，頁 7。

²¹ 同上註卷 1，頁 8。

²² 同上註卷 7，頁 14。

²³ 同上註卷 10，頁 15。

²⁴ 同上註卷 2〈北征〉後評，頁 9。

²⁵ 同上註卷 4〈上水遣懷〉後評，頁 18-19。

新安吏口中說出征戍點兵的慘況；「莫自使眼枯」以下一段，則是送行者寬慰征人之語，兩段中間以「白水暮東流，青山聞哭聲」隔斷，吳瞻泰分析道：「新安吏詞畢，便應哭，乃偏不說吏哭，偏說青山哭，則氣局不傷於促，而答問線索愈分明，此以斷筆爲聯筆者也。」²⁶

至於「參之議論以疏其勢」者，可以杜甫憶想昔日與高適、李白輩「論交入酒罇」的〈遣懷〉爲例。首段先敘客遊梁宋時所見都會人物風俗，後接與高、李登臺懷古之情，中間陡接「先帝正好武」一段諷論明皇開邊生事。吳瞻泰以爲，詩中得此一段議論，「若另爲一詩，亦成結構，而置之此章，更覺峰巒特起，此化平以爲奇者也。」²⁷末段則以「亂離朋友盡」爲關合，深痛高、李之亡，並以撫孤爲一篇結穴，可見「先帝正好武」實爲時世亂離的根由；再透入一層著想，若不經亂離，何至朋友聚散若此？議論之中，仍與高、李交情遙接。

而「假之景物以離其群」者，可由〈雨過蘇端〉一詩概見其要。首段「雞鳴風雨交」以下爲杜甫冒雨訪蘇端，次段由「諸家憶所歷」至「盡醉攄懷抱」，則記蘇端待客之熱誠，末段「親朋縱談謔」以下是杜甫雨後遣懷之意，中間以「紅稠屋角花，碧委牆隅草」兩句隔斷。吳瞻泰認爲，「盡醉攄懷抱」若逕接以「親朋縱談謔」，實未嘗不可，「然直序索然矣，故此篇『紅稠』、『碧委』一聯，爲一篇波瀾，無此二語，應不入選。」這種觸物寫景手法，吳瞻泰稱之爲「比興」，並倡言道：「直書其事曰賦，而有比興以間之，則直而婉。此三百篇及漢、魏詩秘訣也。」²⁸又言：「詩之比興，猶文之譬喻。無比興，則語直而意窘，惟於直敘中，用比興以間之，遂覺煙波無際。」²⁹由於「比興」在詩中能產生波瀾起伏的作用，避免詩歌有語直意盡之弊，無怪乎吳瞻泰要對「比興」再三致意了。

除了以「頓挫」的詩法論詩之外，由於吳瞻泰主張杜詩「法同諸《左》、《史》」³⁰、「非從《左》、《國》、《史》、《漢》中討出消息，未許其能讀杜詩也」³¹，

²⁶ 同上註卷 2，頁 15-16。

²⁷ 同上註卷 4，頁 4。

²⁸ 同上註卷 1，頁 20-21。

²⁹ 同上註卷 1〈奉贈韋左丞相廿二韻〉後評，頁 7。

³⁰ 見〈杜詩提要自序〉，收錄於《杜詩提要》卷前。

故其論杜詩，亦多致力於闡發與史法相通之處。如〈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一詩，寫曹霸時，先抬出魏武曹操，後又引出褒公、鄂公兩人；敘及曹霸的丹青，則先以書法陪襯，請出衛夫人、王右軍二人為客，後又補出畫工、圉人太僕與弟子韓幹，吳瞻泰對這種寫作手法大加稱賞，以為「正如史遷序鉅鹿之戰，極力描寫楚軍，卻偏寫諸侯從壁上觀，乃顯得楚軍一以當百也。」³²又如〈城上〉一詩，乃因吐蕃陷長安、代宗幸陝而作，吳瞻泰則抉發詩中的「春秋書法」，在於「措言堂皇，命意慘澹，不必言天子蒙塵，而出狩河陽，書法自見，何等深厚。」³³至於〈鹽井〉詩末「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二句，使興利之臣聞者足以戒，吳瞻泰亦譽揚道：「此種識力，非詩史而何？」³⁴

值得一提的是，史法中的「提筆而起」，能使文章於極平澹之時，忽然濤興雲湧，通體靈動，與吳瞻泰所強調的「頓挫」詩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因而在《杜詩提要》中，經常可見其援引史法之「提筆而起」以論杜詩。如〈鐵堂峽〉之「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乃仰觀所見徑高壁峻之景；「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以下四句，則是俯視壑深水寒之景，下接「生涯抵弧矢」四句，以抒發遠遊行役之情，吳瞻泰於「生涯抵弧矢」句下批道：「提一筆，如史遷用『當是時』法」³⁵，於後評並謂此詩原本一路平序，得此一提，遂能雲生泉湧。又如〈病橘〉詩，起十二句，已將題意寫完，下以「嘗聞蓬萊殿」、「憶昔南海使」兩層議論，提筆而起，言寇盜憑陵，應是君王減膳之際，卻以病橘罪有司，末段以荔枝充貢、勞民傷財之前事作結，語多微詞。吳瞻泰論本詩佳處在於：「《史》、《漢》善用提筆，正於極平澹之時，忽然濤興雲湧，通體靈動。此本詩因兩用提筆，故爾不同。」³⁶其他如〈行次昭陵〉詩之「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於平敘初唐開國之盛，偃武修文、儒臣濟濟之後，陡然一提，吳瞻泰於句下批道：「『往者』二字提筆，猶《史》、《漢》

31 《杜詩提要》卷1〈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後評，頁17。

32 同上註卷6，頁13。

33 同上註卷8，頁17。

34 同上註卷3，頁3。

35 同上註卷3，頁2。

36 同上註卷3，頁15。

之『先是』字，左氏之『初』字也」³⁷；而〈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也特別揭示「帝曰大布衣」及「孤峰石戴驛」兩句，於平敘時局及規勉語中提筆而起，使人不可捉摸，其後不忘附言：「司馬史傳，常用此法。」³⁸。

古詩之外，吳瞻泰也特別著眼「提筆」在律詩中的效用，其云：

詩之所以貴提筆者，其波瀾方壯闊，而用之第七句，尤有振弱扶衰之力。³⁹

舉例而言，如〈廢畦〉詩前六句，寫廢畦於秋時遭委棄之情景，於第七句「生意春如昨」忽作提筆，跌宕詩情，而榮落之悲也油然而興⁴⁰。又如〈落日〉一詩，以「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起興，三、四句以芳菲、樵爨寫溪前幽事，五、六句以啁雀、飛蟲寫堂前幽事，詩作前六句已寫盡春日暮景，不意第七句以「濁醪誰造汝」提筆而起，將春日幽事、自得之樂歸功於酒，不僅章法頓挫跌宕，筆力亦矯舉不凡⁴¹。其論杜甫〈登岳陽樓〉一詩，以為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雖與杜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月浮」同一氣概；「欲渡無舟楫，端居恥聖明」也與杜詩「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同一胸襟，但杜詩於第七句提筆而起，造出「戎馬關山北」五字，使全體為之一振，末句再以「憑軒」二字縮合題面的「登樓」，便有萬夫莫敵之力。相較之下，孟浩然以「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偃筆順下，遂缺少杜甫提筆而起之勁瘦通神，二詩筆力高下，據此分判⁴²。其他如〈見螢火〉一詩，前六句平敘螢火，賴第七句「滄江白髮愁看汝」提筆而起，扣緊題面之「見」字⁴³；〈閣夜〉詩之第七句「臥龍躍馬終黃土」，於閣樓所聞見的夜景之外，極力一提，翻案作結，使古來賢惡同歸於盡，而今人事音書，亦漫付寂寥而已，語若寬而實緊⁴⁴；〈秦州雜詩〉二十首之「滿目悲生事」一詩，首聯寫

³⁷ 同上註卷 13，頁 11。

³⁸ 同上註卷 2，頁 3。

³⁹ 同上註卷 7〈秦州雜詩二十首〉之「滿目悲生事」一首後評，頁 17。

⁴⁰ 同上註卷 7，頁 29。

⁴¹ 同上註卷 8，頁 11。

⁴² 同上註卷 10，頁 21。

⁴³ 同上註卷 12，頁 18。

⁴⁴ 同上註卷 12，頁 16-17。

赴秦之緣由，次聯寫入秦之難，三聯寫入秦所見秋日淒涼之景，第七句「西征問烽火」則提筆而起，帶出杜甫不欲久客於秦，卻不得不淹留於秦之悲⁴⁵。這種以「提筆」變換文氣、振弱扶衰的詩法，在吳瞻泰眼中，不僅是杜甫所以壓倒唐人的「家法」⁴⁶，也是杜甫的詩法可與史法相證的關鍵處。

要之，吳瞻泰以「頓挫」的詩法論杜詩，甚至援引史法中的「提筆」與頓挫的詩法相證，除了用以揭示杜詩安章頓句之妙外，使讀者藉由審清詩法的縱橫跌宕，以領會詩中悲歌感慨之情，也是其屢言詩法的苦心孤詣處。

二、由吳瞻泰「沈鬱頓挫」的說詩內容 以推論「沈鬱」之旨

在理解了吳瞻泰「頓挫者，法也」的說詩要旨後，以下緊接著討論的是其「沈鬱者，意也」的說詩內容。

吳瞻泰在《杜詩提要》中，對於杜詩如何運用「頓挫」之法，使篇章結構有起伏變化、波瀾轉折，可說是津津樂道、不惜翫讀，相形之下，其單獨以「沈鬱」二字評論杜詩，則僅見於〈秋興〉八首之八後評：

其用意沈鬱，良由練字響亮也；唯其練字響亮，故用意愈沈鬱。⁴⁷

引文旨在強調本詩詩意所以能「沈鬱」，是由於練字響亮所致，如首句的「昆明池水漢時功」，練一「功」字，見無功可稱也；二句之「武帝旌旗在眼中」，著一「在」字，反襯旌旗今已不在；三、四、五、六句之「虛」、「動」、「漂」、「沈」、「冷」、「墜」等字，則共同建構出荒煙蔓草之景，末二句之「極」、「天」、「滿地」、「唯」、「一」等字，又儼然天地甚窄、無可容身，並迴抱上六句，貫串成

⁴⁵ 同上註卷 7，17。

⁴⁶ 同上註卷 12〈見螢火〉後評云：「（本詩）六句平敘亦猶人，賴『滄江白髮』句提筆而起，通體俱靈，此杜公家法，所以壓倒唐人也。」頁 18。

⁴⁷ 同上註卷 12，頁 10。

一線。但上述的說解內容，實稱不上是對「沈鬱」所作的定義。推論吳瞻泰所以罕有獨用「沈鬱」二字說詩者，當與其論詩主張「法有從橫奇正之不同，而意即離合出沒於其中」⁴⁸不無關係。換言之，能掌握縱橫奇正之詩法，即可從中領會詩意。話雖如此，但吳瞻泰也有「須會通其詩意，然後可得詩法」⁴⁹之言，觀其論詩，亦屢屢透過詩中的一、二字作為全篇主意，藉以勾勒全詩脈絡者。以〈覽鏡呈柏中丞〉為例，吳瞻泰謂本詩起六句全非覽鏡之言，第七句「衰謝」二字為全篇主意，「純用逆筆倒捲而上，於是八句全是覽鏡」⁵⁰。又如〈飲中八仙歌〉，吳瞻泰指出：「通篇只李白點一『仙』字，而又從對天子口中說出，明於八仙中推尊李白，是又公用意所在。」⁵¹像這類由杜詩中的一字或一句為一篇之領要，藉以析解該詩之句法或章法者，實所在多有，不勝枚舉⁵²。可見吳瞻泰雖罕言「沈鬱」，但藉由「沈鬱頓挫」來推論「沈鬱」的意涵與構成要件，當不失為一條可行的徑路。

綜觀吳瞻泰以「沈鬱頓挫」評論杜詩，通常是在具體指出某一詩作特色後，再得出「如此始當得『沈鬱頓挫』四字」、「真所謂『沈鬱頓挫』也」的結論。能符合吳瞻泰所論之「沈鬱頓挫」者，則多與反言見意、詩意層折及寄托微婉有關。

先就「反言見意」而言。吳瞻泰論〈入喬口〉一詩末句「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云：

煞句入長沙之情，憑弔賈生，則不復返舊京，反言見意；而又以蜂亂燕斜，有欣欣向榮之樂，興已悽惻喬口，亦反言見意，真所謂沈鬱頓挫。⁵³

對照其論〈夢李白〉詩起二句「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亦謂此為「反語」見

⁴⁸ 見《杜詩提要》卷前之〈評杜詩略例〉。

⁴⁹ 同上註卷 12〈返照〉後評，頁 18。

⁵⁰ 同上註卷 9，頁 11。

⁵¹ 同上註卷 5，頁 4。

⁵² 其他如以「名」字為〈房兵曹胡馬〉一篇之線索（卷 7，頁 2）；以「望」字為〈望嶽〉的主線（卷 1，頁 1）；以「憂」字為〈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之眼（卷 1，頁 8）；以「宿」字為〈宿青草湖〉之眼（卷 10，頁 22）；以「不寢」二字為〈春宿左省〉一篇關鍵（卷 7，頁 13）；以「遠遊」二字為〈秦州雜詩〉二十首之骨（卷 7，頁 17）；以「悲喜」二字為〈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之一〉的主線（卷 10，頁 7）；以「寒空半有無」一句為〈反照〉之領要（卷 7，頁 12）。

⁵³ 同上註卷 10，頁 27。

意，猶言索性死別，以免惻惻難忘，詩中語語皆若死別，「待生如死，乍信乍疑，反覆盡情。公自謂沈鬱頓挫，此足以當之。」⁵⁴可見詩作「反言見意」者，與吳瞻泰說解「沈鬱頓挫」實有相通之處。透過以下數則詩例的說解，當更能領會杜詩「反言見意」之高妙。

以〈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為例，吳瞻泰析論詩作起四句「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以為既言「入州府」，即有用世之思，此正杜甫真處，然世人反以為嫌；及歸乎茅舍，放意於江村林木之間，此豈杜甫之本心？然世人反不我嗔，「一腔悲憤，已蓄在此段內，而以頓挫出之。」⁵⁵又如〈江漢〉一詩起句「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杜甫儼然以「腐儒」自居，然結句「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示老馬仍可用，則又分明不甘為腐儒，吳瞻泰故言結句乃「反言之，自為跌宕，其收束更緊矣」⁵⁶。至於〈秦州雜詩〉之「唐堯真正聖，野老復何知」一首，杜甫在詩中以探書覓奇苟安，似乎將家國之憂置之身外，然杜甫既以稷契自期，則野老探書覓奇等言，不過是「以寬語為憤詞」，是「人到極不可解處，偏句句作自解語」⁵⁷，蓄意更加深沈。其他如論〈遣興〉詩：「是於無可遣之中，強作自遣語也。一緊一寬，語短而情長」⁵⁸；論〈閣夜〉詩末聯「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將古來賢惡同歸於盡，而今之人事音書，漫付之寂寥而已，與五、六句「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是處起漁樵」恰成對比，故末聯「語若寬而實緊，如此始當得『沈鬱頓挫』四字」⁵⁹。由以上論述可知，「反言見意」的詩作所以能契合「沈鬱頓挫」之旨，在於詩意由反面說出，所蓄積的情感，自然要比正面直言者更為深厚，讀者唯有深入體會，才能意得於言外，詩作所以能「沈鬱」者在此；且既云「反言」，便非平鋪直敘，與詩法的頓挫起伏又有相通之處。

⁵⁴ 同上註卷 2，頁 23。

⁵⁵ 同上註卷 4，頁 11。

⁵⁶ 同上註卷 10，頁 20。

⁵⁷ 同上註卷 7，頁 20-21。

⁵⁸ 同上註卷 13，頁 8。

⁵⁹ 同上註卷 12，頁 16-17。

再以「詩意層折」者而論。吳瞻泰以「沈鬱頓挫，寫盡閨中深情苦境」⁶⁰評論〈月夜〉一詩，除了詩中蓄有「我憶彼」、「彼憶我」、「我遙揣彼憶我」三層詩意，「曲筆」的表現也頗為可觀：本寫長安之月，卻偏陡寫鄜州之月；本寫己獨看，卻偏寫閨中獨看；以兒女之不解憶，襯出空閨之獨憶。可見本詩所以當得「沈鬱頓挫」四字，詩意層折是構成「沈鬱」的要素，而曲筆傳情則是「頓挫」詩法的具體展現。本詩之外，〈一百五日夜對月〉也是一首層折見意的佳作。詩作前半寫己思家，後半則代家人思己，五、六兩句「低離放紅蕊，想象（像）嘖青蛾」，言低離之人，愁眼看花，其嘖蹙可想而知。至於詩中寓含的層層詩意，吳瞻泰說解道：「二句本寫我憶家，卻不寫我憶，偏寫家人之憶，寫得低徊欲絕，唯『想像』二字屬己；家人對蹙蹙，不能自知，偏自我想像中得之，遂覺兩地相思，一字一淚，十字中無限層折。」⁶¹又如〈雲山〉一詩，起聯「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吳瞻泰以為詩意所以深厚者，在於「不怪朝廷無召己之命，只言音書不來」，而未聯「白鷗原水宿，何事有餘哀」，又寓有「不言己哀而言鷗哀；又不正說鷗如何哀，而反怪鷗不宜哀」⁶²，詩意的層折與詩法的頓挫從中可見。至如〈月〉（天上秋期近）一詩，既恨秋月太明，又轉而怪月如何長在天，徒益我丹心之苦、添我白髮之明；詩意再一轉，言月照我猶可，國西之營，天戈滿地，豈堪照之以動其征戍之感？構思奇絕深刻，吳瞻泰遂謂本詩「許多轉折，皆在無字句中流出」⁶³。由以上詩例可見，詩作以層折見意者，因具有「愈轉愈曲，愈藏愈深」⁶⁴的特色，以此而論「沈鬱」，孰謂不宜？

至於吳瞻泰以「寄托微婉」說解沈鬱頓挫者，則見於〈哀江頭〉一詩。吳瞻泰指出本詩精義在於：「未寫宮殿以前，先寫一片少陵哭聲入耳，如此用筆，始當得沈鬱頓挫四字。」又言：「少陵野老為誰哭？卻不直道，而曰『細柳新蒲為誰綠』，

⁶⁰ 同上註卷 7，頁 9。

⁶¹ 同上註卷 7，頁 8。

⁶² 同上註卷 8，頁 3。

⁶³ 同上註卷 7，頁 11。

⁶⁴ 同上註卷 1〈贈衛八處士〉後評：「文惟恐不盡，詩惟恐不藏。愈轉愈曲，愈藏愈深。」頁 8。

誰者何？君也。寄托微婉，殷憂隱痛。」⁶⁵表面上，「寄托微婉」似乎同於「反言見意」，都有「不直道」的特色，實則反言見意是將詩意由正面翻轉一層，自為跌宕；而杜詩所以托意微婉者，則多因涉及朝政或時事，故以微詞婉轉諷喻。印證〈曲江〉二首之「一片花飛減卻春」，吳瞻泰謂本詩以春花起興，寫曲江只「空堂」、「荒冢」兩事，若注意在及時行樂上，並無一字道及朝事，實則「天寶亂後，有非臣子所宜言者，故說得婉曲深至如此」⁶⁶。本詩之外，又如〈傷春〉之「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兩句，吳瞻泰指出：「天子蒙塵，臣子原不可直說，只借殷、周略道其意，而一遷一復，俱在其中，語簡而括。」⁶⁷而〈玉華宮〉之「不知何王殿」五字，乃「不忍明言此為故宮，正是善於立言也。」⁶⁸至於〈城上〉一詩，寫吐蕃陷長安、代宗幸陝之事，詩中「不必言天子蒙塵而出狩河陽，書法自見，何等深厚。」⁶⁹同樣因吐蕃入寇、代宗出奔而起興的〈釋悶〉，詩中所以悶而難釋者，在於兵災未靖，風塵未清；而代宗所以召亂，乃因寵幸宦官程元振所致；再進一步推想，若天子聖明，能誅求嬖孽，今日豈有因風塵未清而悶？則天子之不聖不明可知。詩作末二句「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杜甫自嗟眼暗，料事不明，不敢咎及國君，吳瞻泰故謂本詩「感憤時事，不忍直露，故語帶詼諧而意深遠矣。」⁷⁰可見杜甫言及朝政時事，所以托意微婉者，乃人臣於國君之失，唯痛之而不忍譏之，故而以曲筆帶出諷諫之意，詩意也因婉轉而更加蓄積深刻。

綜合吳瞻泰用以說解杜詩「沈鬱頓挫」之反言見意、語意層折及寄托微婉的詩例來看，「反言」、「層折」、「微婉」本身便非平鋪直敘，而有曲折變化之勢，與詩法的頓挫起伏相通；詩意則因轉折變化而沈蓄厚積，深刻動人，吳瞻泰所謂「沈鬱者，意也」，當作如是觀。

⁶⁵ 同上註卷 5，頁 16。

⁶⁶ 同上註卷 11，頁 4。

⁶⁷ 同上註卷 13，頁 20。

⁶⁸ 同上註卷 2，頁 3。

⁶⁹ 同上註卷 8，頁 17。

⁷⁰ 同上註卷 13，頁 35。

三、「沈鬱」與「頓挫」相輔相成的說詩內容

吳瞻泰以「沈鬱頓挫」說解杜詩，實兼顧詩法與詩意二層而論，「法」與「意」之間，又具有相輔相成的作用。為能具體理解吳瞻泰「沈鬱頓挫」的論杜要旨，以下遂舉詩例說明吳瞻泰如何因審清詩法以領會詩意，以及如何因會通詩意而掌握詩法。

(一) 由審清詩法以領會詩意之例

吳瞻泰以「頓挫」的詩法論杜詩，除了揭示杜詩安章頓句之妙，掌握詩意大旨外，審明詩法也是其釐清杜詩疑義的重要依據。以〈古柏行〉為例，詩作首段詠夔州孔明廟前老柏，而以君臣際會結之；「憶昨路繞錦城東，先主武侯同閔宮」一段，則追言劉備與孔明同祀的成都廟前古柏。引發爭議的是「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一段，究竟是順詠成都廟前古柏，還是回歸首段的夔州廟柏⁷¹？吳瞻泰由全詩劈空即下「孔明廟前有老柏」一語，推論夔州孔明專廟為全詩之「主」，而成都劉備與孔明的合廟為「賓」，故「落落」四句應歸到夔州廟柏，如此方能合於「主重賓輕」的章法結構，意謂成都廟柏在郊原，猶易扶持；夔州廟柏盤踞峽中，烈風時來，正藉神明造化呵護之力，才能有亭亭如蓋的樣貌。

又如〈長江〉二首其一之「眾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四句，黃生（1622-1696？）《杜詩說》解云：「眾水會於涪萬，有朝宗之勢；瞿唐扼險，徒生盜賊之心」⁷²，分四句為二意，語意亦不聯貫。吳瞻泰則於「盜賊」句下點出前四句詩法為：「以上三句激出第四句」，並於後評中析解詩意：眾水會

⁷¹ 如仇兆鰲《杜詩詳注》謂此段為同詠成都廟柏，詳見卷 15，頁 1359；朱鶴齡輯注《杜工部詩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 年）則謂此段言夔州廟柏盤踞高山而烈風莫撼者，誠得於神明造化之力，見卷 12 頁 36；盧元昌《杜詩闡》（台北：大通書局，1974 年）卷 22 頁 3；張潛《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台北：大通書局，1974 年）卷 13 頁 39；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卷 2 之 3，頁 298，以上三家的說解，都與朱鶴齡為近。

⁷² 氏著《杜詩說》卷 5，頁 12。

於涪萬，下瞿唐而爭一門。水猶知朝宗，聽人挹取，爾盜賊將誰尊而盤踞竊發乎？四句蟬連而下，若呼盜賊而告之以歸順，如水之朝宗也。其並由第三句的「朝宗」與第七句之「歸心」針緊相對，推論杜甫當時心急欲歸，卻因盜賊阻隔而難行，然歸心終不可阻，猶如水之朝宗，勢不可擋。比較黃、吳兩家的說詩內容，吳瞻泰結合詩法以論詩意，實較黃生更勝一籌。

至於〈玉華宮〉末四句「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或有以此四句與宮殿無關而欲刪去，但吳瞻泰以為全詩並非專詠故宮，而是杜甫還鄜州時路經玉華宮紀行之作。杜甫一路緣溪而行，始見宮殿飄零，繼見宮傍之故墓，不禁憂從中來，藉草悲歌，因而自問征途間誰是長年者，可見憂亦無益，以此自寬自解。全詩以「征途」二字為眼目，故末段語若脫題，實則黏題，若刪卻末四句，「則『征途』眼目俱迷而章法亡矣」⁷³，詩意即晦而不明。

由此可見，吳瞻泰論詩屢屢強調「詞不達則意不出」、「不得其法而意亦晦」⁷⁴，洵非虛言空論，而是深入研閱杜詩後的領悟與心得。

（二）由會通詩意以掌握詩法之例

再就會通詩意以掌握詩法而言。或有主張七律之〈返照〉乃詩成後偶舉篇中二字為題者，非專詠返照也⁷⁵，吳瞻泰反對此說，以為本詩乃專詠返照而作，首聯「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是蓄意在「返照」前，第三句「返照入江翻石壁」才是正面寫題，第四句「歸雲擁樹失山村」，則是以陪筆寫雨後返照之景，後半因返照而興起年老、多病、感時、思歸等遲暮之情，因此，「若謂詩成而後命題，則主意不屬返照，前後語脈皆窒矣」⁷⁶，唯有以「返照」為一篇命意之主，才能釐清杜甫安章頓句的脈絡。

⁷³ 《杜詩提要》卷 2，頁 4。

⁷⁴ 二語同上註卷 10〈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後評，頁 29；卷前〈評杜詩略例〉。

⁷⁵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15〈返照〉題下引元人張性《杜律演義》之言，頁 1336；此外，黃生《杜詩說》卷 8 頁 27〈返照〉後評，也主張本詩是泛取詩中二字為題者。

⁷⁶ 《杜詩提要》卷 12，頁 18。

至於〈野老〉一詩，黃生謂此為詩成後拈二字為題的漫興之作⁷⁷，吳瞻泰則頗不以為然，主張杜甫以稷、契自期，平生欲為國家建大功，紓大難，卻因干戈擾攘，徒以野老自廢，不免觸景興嗟，可見詩題的「野老」乃杜甫自稱，而「野老關心」四字是全詩眼目。會通詩意大旨後，則首聯的「野老」、「柴門」，正與末聯的「王師」、「城闕」針鋒相對；頷聯以網集澄潭、船隨返照，寫漁人、估客的隨意無心，與頸聯之野老刻刻關心王師恰成對比；末聯「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是杜甫以野老自廢的緣由，又與上聯「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前後呼應。吳瞻泰故而稱許本詩「鑄題鍊意，高邁等倫」⁷⁸，而詩法的頓挫起伏，也可由詩句的對比、呼應中得見其要。

此外，吳瞻泰論懷古詩，強調作者須於古人陳跡外，寫出自家胸懷，否則「不得性情而貪發議論，則古人自古耳，於詩人何與？」⁷⁹、「不得其性情，而曰少陵懷古之作，能道得古人心事，則猶然皮相而已。」⁸⁰以上論點，可由吳瞻泰評〈上白帝城〉具體得見。吳瞻泰指出，詩中「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二句，是杜甫於古人遺跡之外，極寫傷今弔古之慨，若無此二句，「則（題中）『上』字可刪，而詩人胸次眼光，俱描不出。」⁸¹換言之，本詩為杜甫登臨白帝城，慨嘆巴蜀天險為盜賊淵藪，因盜賊而引出公孫述，因公孫述而引出夏禹、楚襄王，構思可謂層層逆轉。全詩的章法安排，則又由上順下，以今日所見城峻樓高如此，對襯出即使導江如夏，雄風如楚，皆成往事，區區公孫述以為天險可恃，欲躍馬稱帝，實無足道也，全詩筆法曲折奇肆可於詩意的離合錯綜之中體現。本詩之外，又如〈公安縣懷古〉，上六句寫古跡，末二句「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才是極寫題中之「懷」。維舟前浦，見昔日之「呂蒙營」、「劉備城」已杳然無存；長嘯含情，言外見劉備待關、張、孔明，有君臣之契，而己之遭際如此，吳將呂蒙有戰伐之名，而己之坎坷如此。吳瞻泰故言末二句因極寫題面之「懷」，故而「作者胸襟於是盡露。若不

⁷⁷ 《杜詩說》卷 8，頁 8。

⁷⁸ 《杜詩提要》卷 11，頁 10。

⁷⁹ 同上註卷 11〈蜀相〉後評，頁 9。

⁸⁰ 同上註卷 12〈詠懷古跡〉五首總評，頁 16。

⁸¹ 同上註卷 9，頁 11。

如此收場，則古人自古耳，於己何有哉？」⁸²在章法結構上，本詩末二句也有縮前半、收後半的作用，絕非句率而意懈者可比。

要之，由吳瞻泰評論杜詩屢言「筆曲而意沈」、「言外之意，曲折之筆」、「運筆精微，寄託深遠」、「識見高人數倍，章法亦絕奇」、「此等胸襟、此等筆力，足使神驚鬼泣」、「宜其性情與筆墨，並存千古」⁸³，可見於論法之外，實亦兼顧了詩意的闡發。由上述詩例的說解，當更能具體得見吳瞻泰會通詩法與詩意的說詩特色。

四、吳瞻泰反穿鑿附會的說詩特長

汪洪度（?-?）〈杜詩提要序〉稱許吳瞻泰《杜詩提要》一書，具有「不傍人門戶，以拾牙慧」的特長，且「無穿鑿傳會，刻意求新之失」⁸⁴。近人周采泉《杜集書錄》論《杜詩提要》，亦云：「（本書）提綱挈領，頗善剪裁。按語簡明條暢，無穿鑿附會之弊，便於初學。」⁸⁵印證以下吳瞻泰論詩所言：

少陵詠物諸作，猶蒙莊之寓言，正意皆在言外，涵味自得。若拘文取義，強作解事，未免失之穿鑿。故只就詩論詩，得其法而理自兼備也。⁸⁶

可見諸家所言，實非溢美之辭。《杜詩提要》之外，吳瞻泰另著有《陶詩彙注》四卷，觀卷一首論〈停雲〉詩之內容，直可視為一篇反對說詩穿鑿附會的宣言：

泰謂尊晉黜宋，固淵明一生大節，然為詩詎必乃爾？如少陵忠君愛國，只北征、哀王孫、七歌、秋興等篇，正說此意，其餘豈盡貼明皇、貴妃、安祿山耶？停雲四章，只思親友同飲不可得，託以起興，正如老

⁸² 同上註卷 10，頁 21。

⁸³ 引言內容，依序參見《杜詩提要》以下諸詩後評：卷 2〈玉華宮〉，頁 3；卷 11〈恨別〉，頁 9；卷 7〈蒹葭〉，頁 26；卷 4〈牽牛織女〉，頁 7；卷 3〈鳳凰台〉，頁 6；卷 8〈別房太尉墓〉，頁 24。

⁸⁴ 《杜詩提要》卷首附錄。

⁸⁵ 氏著《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內編，頁 364。

⁸⁶ 《杜詩提要》卷 7〈天河〉後評，頁 23。

杜「騎馬到階除」，待友不至之意，定要說待友來商驅逐安史之事，寧有是理哉？注中穿鑿者，概從汰。⁸⁷

此一說詩要旨，與黃庭堅（1045-1105）〈大雅堂記〉所云：「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⁸⁸黃、吳兩家所論，堪稱是異代相通。在就詩論詩的態度下，吳瞻泰對詩家說詩有穿鑿附會者，遂不免加以批評指陳一番。

以〈成都府〉為例，本詩為杜甫初至成都，動鄉關之思而作。詩中「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二句，由鳥雀知歸而興起中原杳茫、有家歸不得之感，下接「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二句，吳瞻泰謂此與首句「翳翳桑榆日」互為針線，是古詩斷續之法的呈現，連帶的批評「注者紛紛附會，殊失作者意」⁸⁹。論〈幽人〉詩，謂杜甫以幽人自期，寄慨在不即不離之間，讀者涵味自得即可，進而批評「盧元昌注，語語寓言，失之於鑿」⁹⁰。論〈石筍行〉一詩，則謂本詩要旨：「因歎世間蒙蔽之事，不特石筍也；即如臣之於君，錯迕以傾人國者，大概如此。絕大議論，忽發在石筍極細事中，使人動心駭目，正不必泥其所指也。」⁹¹相形之下，盧元昌（1616-1693）《杜詩闡》將詩中的「石筍擅虛名」斷指為李輔國而作，且「篇中無一句不切指」，句句扣緊李輔國而發⁹²，便有穿鑿過求之失。又如〈瘦馬行〉一詩，吳瞻泰雖言詩中有寄慨，然「大抵是傷良材廢棄」之意，不必如舊注以此詩「為房瑄作」，或如錢謙益（1582-1664）所謂「幕府求知之語」⁹³。而〈寄韓諫議注〉一

⁸⁷ 《陶詩彙注》（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集部第3冊）卷1〈停雲〉後評，頁1。

⁸⁸ 氏著《山谷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13冊）卷17，頁22。

⁸⁹ 《杜詩提要》卷3，頁13。至於吳瞻泰所指的「說詩附會」者，見錢謙益《杜工部集箋注》（簡稱《錢注杜詩》，收錄《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0冊）卷3〈成都府〉「初月」注下，謂「初月」二句寓有「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之意，顯然以初月比肅宗，以眾星比盜賊，見頁26。

⁹⁰ 《杜詩提要》卷4，頁16。至於盧元昌的注語內容，參見《杜詩闡》卷31〈幽人〉後評：「此章大意是寓言。『孤雲』四句，況己如孤雲，寡耦少徒；又如麟鳳，出非其時也。『天高無消息』，君門九重也；『棄予忽如遺』，退若墜淵也。」頁7。

⁹¹ 同上註卷6，頁1。

⁹² 《杜詩闡》卷11，頁5-6。

⁹³ 《杜詩提要》卷5引詩後評：「舊注以此詩為房瑄作，錢箋謂似幕府求知之語，二說不可定。」頁

詩，原為韓諫議遭貶後，留滯岳陽求仙，杜甫深惜之餘，並冀望韓諫議能復參帷幄，故詩中以「美人」比擬韓諫議之高才，以「張良」的辟穀擬其修仙，詩意本明，然「錢箋欲以張良為李泌，勉諫議貢李（泌）於玉堂，始穿鑿多葛藤矣。」⁹⁴

理解了吳瞻泰反穿鑿附會的說詩態度後，以下擬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說詩反穿鑿附會，與「沈鬱頓挫」的詩論是否有必然關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與吳瞻泰同為歙縣人，且論詩常互相切磋、援引的黃生⁹⁵，其說詩亦曾論及「沈鬱頓挫」⁹⁶，也屢言章法、句法⁹⁷，然則兩家反穿鑿附會的說詩態度是否一致？

以〈杜鵑〉詩為例，起四句「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舊注引《東坡外集》謂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者；杜克遜在梓州，是「東川無杜鵑」；涪萬、雲安之刺史雖不可考，然尊君者為「有」，懷貳者為「無」。此段說詩內容之穿鑿舛錯，錢謙益一一引證辨駁：「既曰譏當時之刺史，不應以嚴武並列也；逆節之臣，前有段子璋，後有崔旰、楊子琳，不當舍之而刺涪、萬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所謂杜克遜者，既不見史傳，則亦子虛無是之流，出後人僞撰耳。」⁹⁸然而，錢氏仍主張採納黃鶴本所載之舊本題注，謂本詩為玄宗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玄宗遂悒悒而崩，杜甫感而有作。如此說解，實又陷入了另一種附會時事的說詩窠臼之中。吳瞻泰則不然，其透過詩中兩「暮春」，一昔（西川）一今（雲安），一拜一不拜，遙遙對舉，章法井然，進而推論東川、涪萬非暮春之時，故一字不應，杜甫所以連而及之者，是因西川、雲安所見而起興，「原不因地之有無而興刺也」⁹⁹。其雖謂本詩乃「刺時

18。《錢注杜詩》卷2〈瘦馬行〉後評：「舊注云：『此詩為房琯而作也』。……此似幕府求知之語，非指琯也。」頁23。

94 同上註卷6，頁19-20。錢箋內容，參見《錢注杜詩》卷5，頁17-18。

95 黃生《杜詩說·凡例》云：「近詞英吳東巖稍出其秘笈，以五言律示余，惜余選成次到，故摘其評于十二卷，是皆為予他山之助也。」而在吳瞻泰的《杜詩提要》中，也經常可見引用黃生說詩的內容，可見兩家互動之密切。

96 黃生《杜詩說》卷4〈銅瓶〉後評云：「此詩乃可當沈鬱頓挫四字」。頁18。

97 同上註卷8〈臘日〉後評云：「起樸老，承秀潤，轉樸老，結復濃至，章法自相救應。」頁3；卷5〈江月〉後評云：「結在章法，是推開一步；在比興，正是透深一層。」頁8。

98 《錢注杜詩》卷6，頁1。

99 《杜詩提要》卷4，頁2。

人不知尊君而作」，亦僅示其微言大義，由讀者自行領會詩意而不附會史事，其說詩所以能避免穿鑿之弊，良有以也。

再以〈麗人行〉為例，吳瞻泰謂詩中「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二句，為點出詩意之關鍵，卻夾在前段的姿容服飾之美與後段的肴核音樂之盛中間，是「以主間賓」法；而「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二句，又夾在丞相的鞍馬陣仗與炙手可熱的權勢中間，則是「以賓間主」法。原本一氣直敘的內容，也因賓主斷續的曲折用筆而有起伏頓挫。其以詩法論詩之外，並批評時人：「不論詩之主賓斷續，而以楊花為切中時事，則將古人極曲折用意之筆，而視為直口布袋之言，不幾冤卻少陵也哉。」¹⁰⁰然而，將「楊花」二句切中時事引申寓意者，實所在多有，如《錢注杜詩》將「楊花」句意與北魏〈楊白花歌辭〉相比附，以為「此句亦寓諷於楊氏也」¹⁰¹；張潛（1621-1678）《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於句下夾批道：「備言狎昵之態，正藏國忠通於虢國帷幔，醜狀在內。」後評中更指實詩句寓意，謂「楊花」一句源於北魏「楊白花，飄蕩落誰家」之淫詞，而楊國忠與虢國夫人相通，正如「無根之楊花落而覆水上之浮萍也」¹⁰²；何焯（1661-1722）的見解亦與之相近¹⁰³，皆以二句比附北魏淫詞，諷刺諸楊之淫亂。綜觀諸家的說法，實又本諸黃鶴題下注解：「明皇時，楊國忠與虢國夫人鄰居第，獨來或並轡入朝，及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此〈麗人行〉之所以作也。」¹⁰⁴可見以詩中「楊花」切中時事，並非無據；如此說解本詩，也未嘗不可，但吳瞻泰在說解〈麗人行〉這類具有引申空間的詩作時，尚且如此謹慎，嚴守就詩論詩的態度，其以詩法的頓挫起伏為尚，使讀者意得於言外的說詩特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吳瞻泰之外，黃生《杜詩說》也屢言章法、句法，然則黃生說詩，是否也能避免穿鑿附會之弊？觀其說解上述〈麗人行〉之「楊花」二句，但言：「語含比興，

¹⁰⁰ 同上註卷3，頁8。

¹⁰¹ 錢謙益《錢注杜詩》卷1，頁20。

¹⁰² 氏著《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2，頁11。

¹⁰³ 楊倫《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2〈麗人行〉眉批引何焯云：「國忠孽子而淫亂若此，是以無根之楊花，覆有根之白蘋也。青鳥紅巾，幾於感悅矣。」頁59。

¹⁰⁴ 劉辰翁批點，高楚芳編《集千家註批點補遺杜詩集》（台北：大通書局，1974年）卷2，頁10。

謂其氣燄薰灼，花亦若觸之而落，鳥亦若避之而飛耳。」¹⁰⁵並未涉及詩意的引申附會。又如〈月〉之「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二句，王嗣爽《杜臆》以「月」、「娥婦」比人主，「蟾」、「兔」比君側小人，二句意指「人主資本明睿，其行事有暗合於道者，乃君側小人，或忌老成，或保身家，無能將順其美，此愛君者所深憂也。」¹⁰⁶其說詩內容便不免鑿而臆；相形之下，黃生說解此詩，但就「寫景極精切，布格極整密，運意又極玲瓏」而發，並稱道本詩「將鏡鉤、蟾兔、姮娥字搬出，在他人且入目生厭矣，一出公筆，顧反耐看耐思，由其命意深而出語秀故也。」¹⁰⁷點出本詩精要處而不妄生枝節，是其說詩高明之處。

此外，比較黃、吳兩家對另一首〈月〉詩的說解內容來看，末二句「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黃生云：「起語雖借以紀時，實與末句暗閣。言外見秋期既近，月影又清，征人對此，恐動其契闊之情，而隳其踴躍之志也。」¹⁰⁸吳瞻泰亦言：「國西之營，干戈滿地，爾豈不知乎？其堪照之以動其征戍之感？許多轉折，皆在無字句中流出。」¹⁰⁹兩家對詩意的闡釋實相去不遠，也都不忘指出章法結構的妙處，更免除了「有謂譏肅宗近小人者；有謂譏肅宗偏安一隅者；更有謂蟾以比張良娣，兔以比李輔國」¹¹⁰等種種臆說過求之弊。可見兩家說詩，在避免穿鑿附會的態度上是相通的。

如果要進一步對黃、吳兩家「同中求異」的話，筆者以為，「詩法」與「詩意」之間，黃生偏於釋「意」，吳瞻泰偏於論「法」，此為兩家說詩的主要差異處。印證兩家說解〈能畫〉一詩，詩作前四句寫毛延壽善畫，能令物色生春；郭舍人投壺，足動天顏之笑，後半陡接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與前段頗不相貫。吳瞻泰以為「政平如水、皇斷若神」是借古喻今，慨優賤承恩，足以妨治，若能政平明斷，雖復時時抵戲，亦無損於治，五、六兩句是「懸想語故

¹⁰⁵ 氏著《杜詩說》卷3，頁2。按：吳瞻泰《杜詩提要》並未選錄本詩。

¹⁰⁶ 《杜臆》卷之9，頁316。

¹⁰⁷ 《杜詩說》卷5，頁9-10。

¹⁰⁸ 同上註卷4，頁9。

¹⁰⁹ 《杜詩提要》卷7，頁11。

¹¹⁰ 邊連寶《杜律啓蒙》（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五言卷之2〈月〉詩後集注，頁40。

作波瀾，而言外深慨政事不理，以致召亂也」，反對將本詩窄化為暗諷唐明皇，以免「失詩人離合之筆，頓挫之神」¹¹¹。上述說解內容，具體落實了吳瞻泰就詩論詩、於詩意不強作解事的主張。黃生雖然也點出本詩「從後半腰說起，轉法始不費力」的章法特色，卻針對開元之治來說解詩意，以為本詩「言外見意，明皇昏惑，皆楊氏為之厲階，使內無妃子，外無國忠，晚年必不狼狽至是也。」¹¹²較之吳瞻泰，黃生顯然更著重於詩意的闡釋與發揮。平心而論，〈能畫〉一詩與前後七首，皆為詩成後撮首二字為題者¹¹³，以追憶長安時事為旨，故黃生以「政平明斷」指開元之治，誠如楊倫所言：「語意尤為直截」¹¹⁴，並無過度引申之嫌，從中正可見黃生偏於尚「意」的說詩特色。

再以兩家說解〈初月〉一詩為例，吳瞻泰於首句「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句下夾批云：「通首『光』字、『暗』字自為呼應」，本詩後評進而分析光、暗自為呼應的句法結構：「一二有光有暗，三光四暗，五六半光半暗，七反形其暗，八正點其暗。」其後並援引黃生所言：「若字字刻畫初月，筆下全無開合，詩家景趣如頑山死水矣。妙在後半只承第四句跳出題外，而未嘗不在題中。字字開，卻字字合。此詠物至訣，唯子美獨擅其長。」¹¹⁵僅由引文觀之，不免以為黃生與吳瞻泰皆著意於詩句的開合結構，實則不然。除了吳瞻泰援引的內容之外，黃生另有一段對詩中寓意的闡釋：

此公託初月以自喻。言官之卑，不能自安於朝廷；道之晦，不能施見於天下。由人主闇、蔽榮枯、雨露偏，則君子之失位宜矣。¹¹⁶

以上說解，儘管未如前人句句扣緊肅宗立論的穿鑿生硬¹¹⁷，但黃生闡釋的內容，畢

¹¹¹ 《杜詩提要》卷 9，頁 12-13。

¹¹² 《杜詩說》卷 7，頁 11。

¹¹³ 按，〈能畫〉以外其他七首，分別為〈洞房〉、〈宿昔〉、〈鬥雞〉、〈歷歷〉、〈洛陽〉、〈驪山〉、〈提封〉，皆是篇成取首二字為題者。

¹¹⁴ 楊倫《杜詩鏡詮》卷 17〈能畫〉後評：「一說：『政平明斷』即指開元之治，語意尤為直截。」頁 824。

¹¹⁵ 《杜詩提要》卷 7，頁 15。

¹¹⁶ 《杜詩說》卷 4，頁 14。

¹¹⁷ 劉辰翁批點，高楚芳編《集千家註批點補遺杜詩集》卷 4〈初月〉引蔡夢弼說解本詩寓意：「微升

竟已超越詩作的表面物象與詩法結構，帶有說詩者的個人見解，吳瞻泰所以捨而不論，實有其深意在。

要之，吳瞻泰就詩論詩，藉由審清詩法以會通詩意的主張，是其說詩能避免穿鑿附會的主要緣由；其與黃生說解杜詩，雖然都兼具詩法與詩意，但相較於黃生偏於釋「意」所可能造成的臆解與附會，吳瞻泰就詩論詩、不強作解事的說詩方式，更能防弊於未然。其說詩之長處在此，短處也當由此觀之。

五、吳瞻泰說詩不足之處

大陸學者孫微論及吳瞻泰說詩的缺陷，「在於用解釋八股文的方法解析論杜詩，顯得機械呆板」，其並引蔣士銓（1725-1785）謂吳瞻泰「專以帖括八比之法曲為解說，假使浣花復生，恐未許為知己也」作為論述依據¹¹⁸。蔣士銓所謂「帖括八比之法」，意指吳瞻泰以評點八股文的手法評點杜詩。然而，清初杜詩評點之作，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冠以「時文」之法評杜者，有黃生的《杜詩說》、盧元昌《杜詩闡》及浦起龍《讀杜心解》¹¹⁹，可見以時文之法解說杜詩，並非吳瞻泰首創，更稱不上是一家之失。至於「時文之法」，有學者研究指出：「所謂『時文之法』，不過是加圈點、綴評語的現象而已。……概括來說，凡採『評點』方式的，皆可能被戴上『時文之法』、『時文之習』的帽子。而深入來看，因為評點時文，重在分析

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頁 28。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7〈初月〉後評引《山谷詩話》載王原叔謂此詩為肅宗而作。並謂詩中「光細」、「影斜」，言肅宗德有虧、心不正；「升古塞」言肅宗即位於靈武；「隱暮雲」，謂其旋受蔽於輔國、良娣也。頁 608。

¹¹⁸ 氏著《清代杜詩學史》第二章，頁 170。蔣士銓之言，見邵海清校、李夢生箋《忠雅堂集校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卷 2〈杜詩詳注集成序〉，頁 2033。

¹¹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評黃生《杜詩說》云：「分章別段，一如評點時文之式，又不免失之太淺。」評盧元昌《杜詩闡》云：「其註如四書講章，其評亦如時文批語。」評浦起龍《讀杜心解》則云：「詮釋之中，每參以評語，近於點論時文。」以上內容，同見卷 174 集部別集類存目一，頁 3733-3736。

其寫作技巧，前人用『時文之法』來評論，或帶有批評其書以評點方式論其文辭的意思。」¹²⁰如此說來，則吳瞻泰說詩的缺陷，應是過於著重章法、句法的形式結構，以致時有忽略詩意的詮解。

舉例而言，吳瞻泰說解〈旅夜書懷〉一詩云：「興起比收。前半旅夜之景，後半書懷。然『獨夜舟』三字直貫後半，『一沙鷗』三字，暗抱前半。不承而承，不挽而挽。」¹²¹如此說解，於杜甫在詩中所書之「懷」全未措意，相形之下，黃生引〈客亭〉之「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與本詩「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相較，二詩儘管格同意同，皆有不敢怨君之語，但〈客亭〉詩中有「聖朝」字，故不敢怨；〈旅夜書懷〉詩無「聖朝」二字，是可以怨而不敢怨，乃深於怨者也¹²²。這種引杜論杜的說解內容，顯然更能啟發讀者領會詩中奧意。

又如〈春日懷李白〉一詩，吳瞻泰說解的重點在於「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二句句法，除引用詩友洪舫(?-?)謂此為「以拆裝句為兩扇句」，並自言本詩「全以法勝」，且「渭北」、「江東」兩句，「一己一彼，藏意於景，(詩法)又何嘗不疏耶」，藉以反駁嚴羽謂杜甫詩法嚴密如孫吳兵法的論點¹²³。但上述的說解，對於讀者體會杜甫「懷」李白之情，實未有太大的助益。對照盧元昌闡釋詩意云：「大抵公於李白，不許其學仙，但許其能詩，故丹砂未就，每多微詞。獨詩，一則曰『有佳句』，一則曰『無敵』，學仙則於葛洪有愧，能詩則於陰鏗、庾、鮑無慚也。」¹²⁴君子愛人以德，透過盧元昌的說解，讀者實更能體會題面「懷」字的深意與要旨。

要之，吳瞻泰說解杜詩，所以「一以論法為歸」，是為了使讀者藉由審清詩法以掌握詩意要旨，其所以能避免說詩穿鑿附會之弊，亦得力於此。但相對的，其因致力於「詩法」的論述，不免時有忽略詩意之詮解，如同設筌以得魚，若過於重視

¹²⁰ 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 92 學年度博士論文)第七章〈晚明《詩經》評點的性質辨證〉,頁 235。

¹²¹ 《杜詩提要》卷 9,頁 5。

¹²² 《杜詩說》卷 5,頁 4-5。

¹²³ 《杜詩提要》卷 7,頁 5。

¹²⁴ 《杜詩闡》卷 1,頁 15。

「筌」的結構造型，而不以能否得魚為考量，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杜詩提要》一書在清代之所以未能造成廣大的回響，據此當可思過半矣。

六、結論

吳瞻泰所撰《杜詩提要》一書，儘管未受四庫館臣青睞，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之列，在仇兆鰲、浦起龍、楊倫等人的杜詩評註本中，也少有言及或引用¹²⁵，然而，吳瞻泰透過「頓挫」的詩法以說解杜詩「沈鬱」之意，與方苞（1668-1749）的義法論：「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¹²⁶，結合作品內容的「義」與作品形式的「法」作為論文標準，實有相通之處。此外，沈德潛（1673-1769）論詩提倡「格調」說，主張學習古人的詩法，遵循杜甫等人創作的法度，期能達到古人的格調，觀其所分析的杜詩藝術技巧，如倒插法、反接法、透過一層法、突接法¹²⁷等等，也都能在吳瞻泰所揭示的「頓挫」詩法中找到交集點。至於翁方綱（1733-1818）「文成而法立」¹²⁸的主張，與吳瞻泰的成書大旨：「示學者即法以通其意，殆於浣花詩叟有微契者。夫作之者詩成而法立焉，讀之者按法而詩得焉。」¹²⁹可謂前後相承，宗旨一貫。深入比較以上諸家論點與吳瞻泰詩論相通之處，為本文可延伸探討的議題之一。

再者，大陸學者孫微研究指出：「清初許多學者都注意將杜詩與《史記》對比，認為杜甫與司馬遷不僅在性格經歷方面有極其相似之處，而且杜詩與《史記》在章

¹²⁵ 仇、逋、楊三家中，僅楊倫《杜詩鏡銓》略有引用，分別為：〈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後評（卷 8，頁 340）；〈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題下（卷 8，頁 345）；〈題桃樹〉題下（卷 11，頁 516）；〈登樓〉後評（卷 11，頁 520）；〈秋興〉八首之五末句句下（卷 13，頁 646）；〈閣夜〉眉批（卷 15，頁 722）。

¹²⁶ 氏著《方望溪全集》卷 2（台北：新陸書局，1963 年）〈又書貨殖傳後〉，頁 29。

¹²⁷ 沈德潛《說詩碎語》第 91 則，收入《清詩話》（台北：西南書局，1979 年），頁 484-485。

¹²⁸ 氏著《復初齋文集》（台北：學海出版社，1966 年）卷 8〈詩法論〉，頁 1。

¹²⁹ 羅挺〈杜詩提要後序〉，收錄於《杜詩提要》卷後。

法與表現手法等方面亦頗多相似。」¹³⁰以孫微所列的學者名單來看，盧世淮（1588-1653）與顧宸（1607-1674）對杜詩與《史記》的比較，多停留在杜甫與司馬遷的生平遭際相似性的討論；浦起龍、仇兆鰲、邊連寶（1700-1773）、鄧獻璋（?-?）劉熙載（1813-1881）等人的論點，又多言於書前的序文、凡例，或僅針對某一首詩發揮議論，真正運用《史記》中的篇法來具體解析杜詩者，當屬李因篤（1631-1692）與吳瞻泰二家。然而李因篤的論杜內容散見於楊倫《杜詩鏡詮》與劉濬所輯的《杜詩集評》中，難以得見全貌，相形之下，吳瞻泰的《杜詩提要》，堪稱是清初以史法論詩法的專著，對於深入發掘杜詩「以文為詩」的特性，實頗具參考價值，也是《杜詩提要》一書可再深化的研究議題所在。

復次，吳瞻泰由「頓挫」的詩法來幫助讀者領會杜詩「沈鬱」之意，並運用評點的手法，詳細標出字法、句法、章法之妙，使學者有從入之門而得以漸窺杜詩堂奧，其「執金針以度人」之意固然可嘉，於啟蒙後學亦頗有助益，但這種「執法以求詩」的方式所以為人詬病者，如同章學誠（1738-1801）批評歸有光用五色圈點《史記》云：「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¹³¹為了使讀者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避免被繁瑣多樣的詩法名目掩蔽，清代遂又有《杜詩論文》、《杜詩箋》¹³²這類盡刪舊注，僅衍述篇章大意的「申講本」出現，可說是針對杜詩評點本之繁瑣與局限性所引發的反彈。因此，若以吳瞻泰的《杜詩提要》為基點，據以探討評點本與申講本之利弊得失，實為拓展清初杜詩學研究的另一個可行面向。

¹³⁰ 氏著《清代杜詩學史》第二章，頁 238。

¹³¹ 章學誠《文史通義》（台北：盤庚出版社，出版年代不詳）內編〈文理〉，頁 58-60。

¹³² 詳細內容可參見吳見思《杜詩論文》（台北：大通書局，1974年）；湯啟祚《杜詩箋》（台北：大通書局，1974年）。

